謝石如啟事

吾兒謝芝，字和圃，年廿歲，甘肅武山人，前在河南軍中工作，現在不知下落。父石如，憶念甚切！特此登報尋求，各方同志如知下落，請命速赴漢口南儀街，廿五號，暫編第六師秘書處尋謝石如爲要，如其不能親來，可速給信爲盼！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九日
即陰曆八月十四日（星期五）

電報掛號 三〇四六號

河南民報

本報今日一張

中華郵局立券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社址 開封行宮前街門牌十四號

電話 二〇一號

第六十七號

本報價目

▲本國各埠▼
每月價洋四角　半年價洋二元二角
全年價洋四元　零售銅元四枚

▲郵費▼
本國及日本每月一角六分　歐美各埠每月六角
郵票訂報十足代現惟以一分至四分爲限

廣告價目

第一張三日起碼，每方寸洋一元，三日後每寸洋八角，第二張用八折計算，長期每月每方洋八，元特別地方面議。如願代製圖樣者，每方寸洋一元不及一方寸者，照一方寸計算。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澈。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馮總司令對於靳雲鶚之處置

▲曾發給軍餉八十餘萬▲靳不時驕橫抗令，勾結孫傳芳張宗昌，進行三角同盟。▲現免靳職，對其部隊，採取剿撫辦法▲韓鄭孫石等部進兵情形。

靳雲鶚免去本兼各職一節，已見昨報。茲據確實消息云；馮總司令對於靳雲鶚，向來極備優待，即就發餉言之，曾由總司令發給二十四萬元，由財政廳撥付兩次，一次三十萬元，一次二十九萬元。總計在八十萬元以上。當此財政困難時代，得到如許鉅款，自應努力指揮所部，以期北伐早日成功。不意靳雲鶚，計不出此，而將所領之餉，大半扣留中飽；一面日益驕橫，不時違抗命令，干涉民政財政，最近又勾結軍閥，進行三角同盟，其內幕則爲靳本人担任佔據河南，孫傳芳担任佔取江浙，張逆宗昌担任保有直魯，此種計畫，直欲攫取地盤，破壞國民革命，逆迹昭著，毋庸再贅。因此馮總司令除免其本兼各職外，對於其部下官兵，恐其誤會反抗，於是採取剿撫辦法，一面令馬吉第升任第一方面軍總指揮，秦德純爲副總指揮，一面並飭大軍四面進剿，其聽命者撫之。**現石軍長友三部隊，沿京漢綫向南進，已佔領許昌；第九方面軍總指揮孫連仲部隊，沿京漢綫由遂平向北進；鄭軍長大章部隊，由陳留一帶向西南進，已到通許尉氏；第十方面軍總指揮韓復榘部隊，由洛陽直趨禹州，攻靳軍李振亞部。四面圍攻，解決之期，當在不遠矣。**

中央規定 關于登報脫離共黨啟事之辦法

近來一般共產份子，深悟共黨之陰謀欺騙，絕對不能在中國存在，于是紛紛登報脫離共黨關係，皆爲三民主義之忠實信徒，每日登報聲明者，成千成百。中央黨報大有應接不暇之勢。現中央黨部以此種辯明脫黨之手續未免太形簡單。昨特發出通告，規定登報脫共黨啓事辦法四項，茲將原文照錄于下：

爲維持黨報，關於黨報登載脫離共黨，或聲明非共黨黨務啓事，案經本會秘書處決定辦法四項：（一）登啓事人，須先將所登啓事，到特別市黨部改組委員會說明理由；經該會審查蓋章後，方得送黨報刊登，否則？一概不許登載。（二）啓事中，應遵照前日中央所頒辦法，第二條規定，必須有反對共產黨，或揭發共產黨之詞句。（三）凡登報聲明脫離CP，或CY關係，皆爲本黨忠實黨員者。以後應受漢口特別市黨部改組委員會，隨時考問，倘有推抑，即爲不忠實之表示，不准登記。（四）以上三案，自八月廿九日實行，特此通告，各希查照，切實執行爲要！

陳友仁赴歐美考察政治

▲部務由部務委員會維持

（革命軍通訊社）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氏，月前因公赴滬，近聞國民政府爲欲明瞭目前國際情形，派往歐美各國實地考察，部務由中央指定外部秘書四人組織一部務委員會共同負責維持云。

斷然撤退駐華日兵

甯漢合作後日報主張

▲此時若不撤兵他日將無機會

世界新聞社節譯東市報知新聞論文云：出兵山東之錯誤，已屢言之，欲此錯誤之減少，捨日方斷行撤兵外，別無良策，田中內閣之面目與夫政友會之體面，已非顧慮之時，徵諸中國之政情，且由日軍之生活狀況及軍紀之維持上觀之，今日實爲撤兵之好時機，夫留濟南僑民既暫安全，若待其絕對安全之時機之至，恐一二年間亦難得撤兵之機會，田中內閣今更無庸襲蹈其錯誤之目標，由日本對華關係之大見地觀之，早應撤兵，以我等之所見，**蔣氏之辭職，促進**

要聞提要

馮總司令對於靳雲鶚之處置
中央規定關於登報脫離共黨事辦法
陳友仁赴歐美考察政治
馬吉第表示服從
碻山逆軍橫暴異常
馮軍長移開封
黨務消息一束

寧漢當局之妥協，加以馮氏之勢力，將助成民黨各派之大同團結，而北方軍閥將更感不安，由此以觀，日本將永失撤兵之時機，不能自拔，田中內閣將於何處求撤兵之藉由，難卸我輩之所欲聞，惟早日撤兵，日本之對華政策，乃能早日復歸於常道，以此意義，今日實為撤兵之好機會，要之，駐兵山東，既屬無益有害，不徒顧一政府之面目與一政黨之體面，而考慮中日永遠之關係，甚望從速撤兵云。

○……○……○……○

馬吉第表示服從

▲特派代表晉謁馮總司令

▲表示與靳脫離關係

鄭州八日電：馬軍長吉第，自被任為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後，特派代表赴鄭晉謁馮總司令；表示與靳脫離關係，始終服從馮氏命令，効忠黨國云。

湘政府嚴行取締共黨

▲在安樂旅館搜出太宗證據

▲第三分校補獲共黨學生五十七人

長沙特訊：滿坑滿谷之湖南共產黨員，自去年十月以後，盤據黨部，竊持農工，奪政府如弁髦，視人命若草菅。各地民衆，忍氣吞聲者，已非一日。迨六月中央發現共黨陰謀，加以裁制，若輩益復勾結土匪流氓，到處搶刧，焚燒屋宇。於是各處民衆，祇得起而自衛，大打暴徒。其在湘南各縣縣長，從前與若輩沆瀣一氣者，俱由民衆攔逐，交與政府治罪。然共黨猶不斂跡，在省城暗設機關，希圖搗亂。幸政府早有所聞，當令衛戍司令部與公安局，會同檢查旅館。在大官園安樂旅館王吉識衣箱內，搜出共黨證據甚多，計（一）福綠壽慶名冊一本。（二）長發其祥名冊一本。（三）洋裝英文練習本名冊四厚本。（四）區域圖二分。共計名冊上載有二千餘人。當即按名拘拿，在中央軍事政治第三分校捕獲共黨學生五十七人，其餘聞訊後，抱頭鼠竄，下河往漢者，絡繹不絕。現當局派兵多名，在輪船火車交通地點，嚴查堵緝，想難漏網云。

碭山逆軍橫暴異常

▲百姓怨恨已極－劉自珍電告

開封鹿總司令鈞鑒：續密，連日敵車斂踪，均無影耗。惟據探報：碭山一帶，姦淫擄掠，百姓怨恨已極。俄國人更甚。二十里以內，牲畜殺食殆盡，人民恨極，酒內下毒，在楊集藥死俄人十數名，其單人下鄉被活剝者，亦有十數名等語。謹此報告。劉自珍叩魚。（六日）

段祺瑞死耗

北洋軍閥又死一個

據軍界消息，段祺瑞年來屢遭挫折，宦運不佳，乃隱居津門，藉資調養。近忽因感冒，遽然物化，聞往吊者，亦不踴躍云。

馮總司令之重要訓話（續）

（王維）

雖然不幸，於十四年三月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然而三民主義，遂從此深深地印入北方民衆的心坎。在北方民衆的腦海裏，建立了牢不可拔的根基！而且總理逝世後的哀榮。真可謂是空前絕後的盛典！這麼偉大的人物，壽終於這麼有深長歷史的中華民國之古都，享受這麼盛大悲壯的祭禮！差不多使每一個人，都興起一種高尚悲痛，而永久不可磨滅的革命情緒！我們不敢說：「沒有國民軍，先總理就不會到北京去。不能使北方民衆受那麼大的感動。」我們祇可說：『總理救國救民的主義，能滿足全國人民迫切的要求，』所以雖然是一向在軍閥鐵蹄踐踏之下，頑梗不化的北方民衆，也知道接受總理的主義。自然而然的歡迎總理北上。』雖然是無惡不作賣國殃民的北洋軍閥，亦因良心發現。不期然而然的放下屠刀，願意服從總理的指導，因為先總理北上，北方的空氣，突然緊張，才使胡匪張作霖，及老悖的北洋派首領着了忙！所以與帝國主義者結成聯合戰線，來打我們，大沽口之役，八國聯名提出通牒，致有三一八之慘案發生，這是外交史上頂慘痛的一葉，誰也忘不了的，緊接着唐官屯，滄州，天津，北京諸役，我軍損失，何可勝計！同時第二軍在河南，分兵與吳逆佩孚，張逆宗昌等血戰，死傷疊達五萬餘人！既至南口，衣食俱無，餉彈兩缺，實不堪再戰！繼開國民革命軍自廣州出師北伐，我軍深恐與張逆軍南下，集中北伐大軍，或為所挫！以為與其南北革命勢力兩敗俱傷，不如犧牲一部分，牽制敵人，而使其他一部分得以乘虛直入。長足進展。於是我軍死守南口，與張吳二逆之大部，主力相持，使不得動彈一步，北伐軍即於此時攻克武漢，北至武勝關，並東略贛皖諸省，旋因我軍死亡過多，堆如山積。（至今仍是白骨纍纍。無人收檢。）乃退至綏遠，然仍竭力苦撐，牽制奉軍的隊伍不少，最後以西安告急萬分，我軍大部，才向西轉進，徒步數千里；解西安八月之圍，我們不敢說：「不是我們牽制奉吳諸逆，北伐軍事，便不能如此勝利。」我們祇可說：『北伐軍的各武裝同志，英武勇敢，故能摧枯拉朽，使土匪軍隊，當者披靡』。

湖北全省總工會逐驅共產黨之宣言（續）

（九）共產黨陰謀之一斑

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前次接到由共產黨某負責同志交來秘密決議案一道：（甲）關於土地革命，應從下階沒收土地，不用上級機關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乙）在中央委員中，增加新的領袖，代替老中央委員。（丙）國民黨現在的構造，必須改變。（丁）消滅不可靠的軍隊，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加上從湖南選來的五萬工農份子，組織新軍隊，（戊）以知名的國民黨員作領袖，組織革命法庭，處罰反動軍官。同時又據莫斯科電報，第三國際，詆毀武漢政府，並訓令中國共產黨員執行下列的決議：（甲）立刻退出國民政府，（乙）要求撤懲一切壓迫農工的人。（丙）共產黨員仍留國民黨內。（丁）共產黨員應以有系統的方法鼓動農工羣衆。（戊）共產黨員應在國民黨內側立非法的鬥爭機關。從上列種種陰謀看來，我們知道共產黨最根本危害本黨和破壞國民革命的一個怪物。

（十）共產黨造謠惑衆鼓動罷工

在數日以前，潛伏武漢的共產黨人，大造謠言，不是謠汪主席被人逼走了，便是說政府的現金，被某一個軍官捲去了。工人商人，要反對國民政府，只有實行，罷工罷市，才是惟一方法，所以前幾天的武漢市面，頗是不安現象：因而國庫券的價格一天低似一天了，幸而因為政府防範的周嚴，沒有實現大罷工；然而共產黨人的行為，已經是罪不容誅了。

基於上述的關於共產黨的十種罪過，我們可以毫不猶疑地喊出下列的口號：

一、驅逐反總理意旨的共產黨！
二、驅逐不合中國現在需要的共產黨！
三、驅逐不顧多數階級利益的共產黨！
四、驅逐企圖消滅國民黨的共產黨！
五、驅逐破壞國民革命的共產黨！
六、驅逐破壞農民運動的共產黨！
七、驅逐破壞工人運動的共產黨！
八、驅逐破壞政治工作的共產黨！
九、驅逐陰謀[illegible]潮的共產黨！
十、驅逐造謠惑衆煽動罷工的共產黨！
十一、驅逐共產黨真正的農工利益才能實現！
十二、驅逐共產黨各階級間的利益才能調和！
十三、三民主義萬歲！
十四、中國國民黨萬歲！
十五、國民政府萬歲！
十六、國民革命成功萬歲！（完）

河南省總工會籌備委員最近消息

總工會籌備委員會成立以來，即積極工作，對於各工會都在籌備改組之中。現該會已派定李翰

河南全省教職員聯合會執行委員會啟事

本會係照本月七日之議決案，爰於一本月十七日（星期一）下午一時假老府門女子師範學校開全體大會。凡我同人，務望准臨。

五，宋崇之、楊鏡如、張錫壽，馬錫璞，牛間仁、鄭有年等九同志為開封市印刷工會籌備委員，張藍田等同志為開封平民工廠工會籌備委員，陳家仁等五同志為河南省郵務總工會籌備委員，蘇雲等五同志為開封郵務工會籌備委員，凌必鵬等十同志為開封隴海鐵路工會籌備委員。此外並派定張潤三同志為兩郵務工會指導員，卡晉鄉同志為印刷工會指導員，李武齋同志為中民工廠工會指導員，酒成名同志為隴海鐵路工會指導員。該會各項工作既已派定各同志負責進行，想各該工會不日即可正式成立云。

韓復榘升任總指揮

張聯陞副之

頃據總部消息：馮總司令以韓復榘，領導武裝同志，努力革命，不遺餘力，近特任為國民革命軍第十方面軍總指揮，並以張聯陞為副總指揮云。

馬軍長移駐開封

自我軍獨立五十三師師長王鴻恩開赴通杞後，汴垣警備一職，一時缺人。馮總司令以第四軍軍長馬鴻逵，治軍嚴肅，馭衆有方，特令移防來汴，以資鎮攝云。

印花稅處處長易人

印花稅處處長潘兆麟因事呈辭，當局已委定呂斌接充。呂君奉委後，已於昨日（八日）到處接事矣。

黨務消息一束

（一）偃師縣黨部籌備委員會呈報；該縣黨部不日成立，懇請派人指導，並監視選舉執監委員，聞省黨部早亦將選舉法寄去，以便臨時應用。並於九月六日二十三次常務會議議決；派鄭州市黨部籌備委員魯子惠同志，前往該縣指導云。

（二）新鄭縣黨部籌委會亦呈報；現已成立四個區黨部，擬組織縣黨部代表大會，懇請核准，以便定期開會，聞省黨部派魯子惠前往監視云。

（三）新蔡縣黨部籌備會報告：於八月十六日正式成立，呈請備案，省黨部業已照准云。

（四）泌陽縣黨部呈請轉函省政府，飭令該縣縣長，速撥黨費；並請將登記圖記及宣傳品寄下。

大批籌備員整裝待發

河南黨務急待進行，全省縣黨部已委派出者，有四十餘縣。最近復派定馮白堅同志，為濬縣籌備員，李士慶同志，為濟源縣籌備員；馬重苓為舞陽縣籌備員；婁太和為葉縣籌備員；畢債軒同志為盧氏縣籌備員；楊武經為池籌備員。聞該籌員等，多係黨政訓練班學員，對于黨義及辦黨手緒，非常明晰！此一番前往，必副人望云。

各地之反日運動

正陽縣，上月底正陽縣民舉行反日運動大會，到會約萬餘人。除由主席報告日本侵略中國之經過情形外，並議決對日經濟絕交，以便促日人之猛省。

長葛縣，八月二十三日該縣公民在城南關舉行反對日本出兵山東運動大會。到會者一萬八千餘人。當由到會民衆議決實行與日本經濟絕交。並由該縣學生組織一宣傳大隊向鄉民說明日本出兵山東之情形及從前日本侵略我國之經過。以便喚起民衆努力於反日之運動。

內黃縣　該縣民衆聞日兵改裝到魯，暗助敵軍，憤恨之至，故特舉行反日出兵山東大會。作示威運動。並組織對日經濟絕交委員會，繼續作反日之運動，該會之宣言及通電已經發出，唯限於篇幅，不便登載。

固始縣，該縣民衆憤日本出兵山東，前已舉行反日運動大會。茲節錄其通電如下：（……我國禍亂相尋……實由帝國主義者暗中煽動……當以日本為公首惡……不顧邦交不守約法……凡有血氣之倫，莫不心肝俱碎……一面痛告各界實行與日經濟絕交，一面合我黨軍援我民氣務將倭寇於有北有界之外……）

警察為鄉人剪髮

九月八日下午二時，在馬道街有來自蘭封之鄉人秦玉祺，手推小車，尚帶留髮辮。正推車前進時，適為該處南區崗警王肇桂君瞥見，該警即向前阻其去路。秦玉祺張皇失措，頗呈恐慌之像。該警則和顏悅色，向該鄉人善言勸導，令其將髮辮剪去。鄉人執意不肯，旋經該警詳為解說留辮之害，卒由附近舖面借剪一枝，將秦玉祺髮辮代為剪去。一時觀者如堵，莫不稱快。該警復以好言勸慰該鄉人。似此盡責之警察，厲行功令，不縱、擾，洵堪嘉獎云。

開封將組織捲菸公司

汴垣自民國十二年各界抵制英日劣貨以來，一般小工商，遂異想天開，奮力抵抗，漸有自製捲煙之發明。而該種烟每係人工製造，較機器之出品頗遜。茲聞有勞工家某君，由申辦到大宗機器，現租定北土街當舖地址，先行試驗，不日即可開工云。（竹人）

老僕服毒自殺

△因疾病纏綿

本城機神廟街某姓老僕近日疾病纏綿，服藥罔效，因年邁身衰，受折不過，遂於日昨吞服鴉片身死。由其主人呈報縣法院，即派員前往檢驗屍身，一面命其掩埋，一面通知其家屬云。（竹人）

逆子毆母

省垣家廟後街，住戶某甲素有嗜好，無所不為。日前又在某處拐騙女子一名，意擬販賣。適被其母得知，即阻止之。伊不但不聽勸告，並將其母咒罵不止。已而大打其母。因年邁無能，大呼求救。鄰人聞之大驚，紛紛往觀，見伊毆辱其母，衆抱不平，即命人分赴其親屬處送信。及其舅父，姨丈均至，即將該逆子拼至家廟街後坑沿大加教訓。並擬送往執法處辦理。後經鄰人解勸，始行返家用繩綁起，其母執皮鞭遍身打遍，以儆將來。聞後又送往北區，未知如何了結云。（竹人）

發行十六年地方公債淺說（續）

三十六年公債還本付息之信用點察各地有錢的心理，多願放私債，不願認公債，還是甚願緣故呢，總以為放私債容易討息還本，穩當可靠，公債則操之政府，人民分毫不能過問，證之河南歷年所發行的公債，可見一班，說此話者，殆知其一，不知其二，從前河南是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時代，置民衆利益於不顧的，予取予奪，為所欲為，自私自利，行所欲行，以致公債信用，完全喪失，現在省政府成立，不但財政公開，一切政令均由委員會公決施行，對於人民及政府間之相互權利，無不一秉大公，一切政教命令，無不恪信用二字做起。此就省政府威信方面言之，而敢斷定，此次發行公債，必要如期還本付息，是毫無疑義的，本廳長服官數省，所至之處，首先為民衆利益，個意愉於十一年間來豫，目睹斯時所發行的地方公債，價值低落，幾同廢紙，設法整理，百方維持，抽籤還本如期舉行，公債價值，得以規復，絕之已往，可一將來，總，經手所發行的公債，尚不肯失信，以苦吾民，絕本人所發的公債，又豈肯不顧信用，任使民衆受損失的麼，況且革命行將成功，斷不容再有帝國主義的軍閥，來剝削我們民衆利益的，由此種種的推測看起來，此次所發行的公債，決不至再像前次的公債，致蒙意外的影響了，奉勸

豫陝甘三省考核院組織大綱

第一條　考核院直隸於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部於軍政訓政之時期內根據五權憲法之精神暫行設立為考試權獨立之機關

第二條　考核掌理國民軍聯軍所轄省區文武官吏之考試事項

第三條　考核院設院長一人總理院務副院長一人協理院務

第四條　院長副院長由總司令任命之

考核院設考核官四十人分科掌管考核事宜

考核官由總司令任命之

第五條　考核院得聘請臨時考核官

第六條　考核院設總務廳秘書處副官處辦理院內事務總務廳設廳長一人科長三人科員十二人秘書處設秘書長一人秘書六人副官處設副官長一人副官四人

廳長秘書長副官長秘書科長由院長呈請總司令任命副官科員由院長委任呈請總司令備案

第七條　考核院為繕寫文件譯發電報及助理事務得委用書記辦事員電務員譯電員及雜事各干人

第八條　考核院規程由院長擬定呈報備案

第九條　本大綱自公佈日施行

（未完）

大家趕快前來聚晤，無庸遲事疑慮了，

河南民報副刊

第五十號

民國十六年九月九號　星期五

中國革命唯一之路

孫科

具有四十多年歷史的中國國民黨，他有他自己的主義，有他自己的目的，有他自己的綱領，更有他自己的理論與策略。一句話說，他有他自己所要走的路。

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國民革命唯一的領導者，他的使命，就是要率領全中國被壓迫的民衆，去作政治的鬥爭，以求得革命的勝利。

革命原是要打破舊環境，創造新環境的，故除却認清楚自己所要打破的對象外，還更有一個具體的建設的目標。中國國民黨對於這兩點是早經確定了的。就破壞方面說，就有兩句鮮明的口號，第（一）打倒帝國主義，第（二）打倒軍閥。就建設方面說，則要依照總理所定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以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家國。

中國國民黨自改組以後，一直到現在，都是要遵照着總理所指示的這條三民主義的大路，與其手定的種種政策，和程序，作不斷的努力，絕未有改變過他本來的志向。

幾年以來，帝國主義者，造爲『實行共產』『赤化』等等謠言。來蠱惑一般民衆，這已是辯不勝辯的了。可是最近中國共產黨，又有說本黨是將要同着反動後退的。我們在此，實在有向全國民衆重申本黨的眞實態度之必要。

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已經到了一個歧路。由此岔點出發，可以有二條路讓我們選擇的。我們由此岔點出發，如果走錯了路，中國國民革命的進行，就會走到歧途荊棘的絕境。看我們革命的民衆究竟是要走那一條路呢？

第一條路是向右急轉直到法西士蒂的路，蔣介石就是已經走向這條路了。他一面得見帝國主義有聯合進攻的企圖，一面驚駭民衆權力之高漲，所以一面要和帝國主義妥協和洋奴資產階級聯絡，一面要摧殘農工團體，殘殺共產黨員，想藉此來鞏固他的地位。但是我們要曉得，如果任令帝國主義在華的政治經濟的基礎永久存在，同時又壓抑農工使不能抬頭來，則將來中國的政權，必然的落在一般洋奴資產階級的手上，那末不獨是國家民族獨立自由之期望不能達到，各階級共治的民主政治不能實現，而一般窮苦農工的生計，也因爲還受列強政治經濟勢力的壓迫，仍不能得相當的改進。這是和三民主義背道而馳的，我們決不肯走向這一條路。

第二條路是向左急轉直到波爾斯維克的路。國際的共產黨是要我們走這一條路的。雖然共產國際的革命理論，也曾經變了幾變——共產黨的最初主張本來即是托羅斯基派的主張要以工人無產階級來專政的。後來列寧以俄國的工業，仍未達到全盛時期，工人無產階級專政的路既走不通，所以轉面主張農工階級聯合專政。最近第三國際訓令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議，又有所謂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的理論。但是我們已經曉得這些都不過是共產黨的一種暫時的策略，不過是想借此聯絡民衆，來奪取政權，以實施他們的共產主義，在中國建立一個波爾斯維克式國家的企圖。

我們對於共產黨這種主張的對不對，暫且不論。但是中國的現狀，究竟能否容許共產黨這樣照抄俄國的辦法幹去呢？

先就工人階級來論，中國是產業最落後的國家，國內的新式工業比較俄國未革命前，還要落後得多。現在除却沿海沿江的通商大埠，有些外人開辦的工廠外，其餘還不脫中世紀手工業的狀況。新工業既不能發達，真正無產階級的數量，實是占全國人口之很少數，如果硬要主張無產階級在中國專政，與全國其他階級民衆利益不能調和，一定是走不通的。俄國革命後列寧之改變主張，要聯合農民，即是最明顯的先例。（未完）

河南民報副刊

九月九日

中國革命唯一之路　孫科

正月初十的晚上　常工

五十

正月初十的晚上

常工

啊，那一晚上，忘不掉的那一晚上啊！宛好比是一個巨蛇，重重圍盤在我的心上，使我永久的回憶起來，便感覺到惆悵，淒涼！

那一晚上，是在許州的那一晚上！我這別了慈母，遠離了家鄉，隻身在盜匪衆多的宛南道上苦走了六天到許州搭車的那一晚上！啊，那一晚上，總使我回憶起來：感覺到惆悵，淒涼！

在下午六七點鐘的時候，我倉惶着奔入了火車站。坐在黃色軍人的面前招呼了一聲，有車沒有。大概是我打扮的太土氣了的原故吧？他欲睬不睬的笑落着向我輕淡的說出：

「有車過了，那幾輛就是北上的車。」他說着用下頜指示着我看。

我的視線一閃，在全車站抓出了幾輛高載着貨物的車，和幾輛運輸郵件的車，在那裏板着臉子站着不動。這時候，我才想到車站上的車輛，大概是被軍閥們徵兵都徵在前線上打仗去了！

「南車有消息嗎？」我和藹的又問。

「沒，」他答罷，刀鞘拖在地上嘩啦嘩啦的離開了我。

在我聽到「沒」字的時候，自然免不了一種嗒然的失望；但是我心裏舒適極了！彷彿我並不是去搭車，我已經達到了目的地一樣。要是沒有走過我那樣路的人，已定要說我的話是在撒謊。

我定住了腳，無聊的視線撒在車站上逡巡，忽然又發現出一輛不出站的小火車頭，大站內不住的「嗚嗚」噴氣，和冷刻的人們鼻腔哭人一樣，

我要到鐘那已經是八點了：

我想着不住旅棧喲，自已實在太缺乏了：又沒帶行李：去往旅棧呢：明明有人說，南車要快來了，怎樣辦呢，後來還是我一個人隨了一個全體大會，一致議决在票房內苦等。

在票房內，有的似乎想權衡自己的重量，便躺在過磅機上，有的痛不欲生的橫躺在路上：還有他斜斜靠着他，她緊擠着他橫臥着的這些，和我是同等的小百姓，是同等的希望着車來！我在票房外如有所思索似的踱來，踱去。

我算到鐘點，已經是十點了。

精神不容，我再來回的踱了，我便也插足在我們那同志，斷隱擠的坐了下去，身旁恰恰是一位女同志。我不敢近她，也不願近她，面事實却不讓我遠開她，你們說怎樣辦呢：我的肩頭已經抵着她的肩頭，膝蓋已經橫在她的腿。並不曾遠避，我也不能稍離，四面的人在重重的圍着，已經有許多鼾聲如雷了，她似乎很能諒我，始終不曾介意，我在反映的目光中，可以認識出她已經是六十以上的人了，左眼還是失明的。

在地上戰慄得我支不住了，又起去踱，踱來，踱去，

我踱到鐘前，已經是十一點過了！

我知道那郵務車一輛是空着的，我就便上了那只有兩個窗子的悶子車。上邊案已載滿了販賣袋麵的窮太太。她們似乎不覺得乏，更不覺得冷，在唆唆地發笑，在嘈嘈地低語。這時候，我想着，這四輛車——貨車與郵車——有車頭便會北上的，要是呆在票房內，說不定還會誤事，那末，最好，最好在車上苦等着，苦等着，苦等着，但我又想計這輛空車要是不掛又怎樣辦呢；我不安的打量着，打量着。…

我的左腳緊緊貼在右腳背上來互借溫暖，不時的調換方向，不過腳板又凍僵了；但是，沒有辦法！

忽的「嗵」的一聲，我知道是有車頭了。便噗的跳下了車，三把兩把地扒上那重載着郵件的車頂上，快利得和猴子一樣。那販賣袋麵的窮太太們喊着叫着倉惶着往車頂上拖麵，我還幫了她們幾個人的忙。